

元
秘
史
注

元朝祕史卷八

那遍將客列亦惕百姓屈下各各分了因孫勃都歹種的人塔孩把阿秃兒

卽前文四卷之塔乞也又四卷亦作塔孩又作荅孩太祖處有恩的上頭

前文四卷荅孩同速客該往王罕處告卽位有功與了一百只兒斤百姓

本王罕勇士合荅黑吉所管也後文九卷以此百姓

與豁兒赤作萬戶稱阿荅兒乞等百姓卽此

再王罕弟札合敢不有二女長女名亦巴合太祖自娶

只兒斤卽米里與之對音注見刑文卷七

了。

後文十卷以阿失等二百人爲從嫁其後以亦巴合賜主兒扯歹按元史后妃表凡位號三十九人無亦巴合則亦巴合未正位號時卽已賜與主兒扯歹故后妃表據歲賜錄收載而無此人

次女名莎兒合黑塔泥與了拖雷

元史睿宗列傳曰睿宗景襄皇帝諱拖雷太祖第四子太宗母弟也元史語解及源流均作圖類又元史卓沁台列傳曰乃蠻滅兒乞台合兵來侵諸部有陰附之者不虞太祖領兵卒至諸部潰去乘勝敗之卓

沁台俘其主札哈堅普及二女以歸諸部悉平與札
哈堅普盟而歸之史稱札哈堅普卽札合敢不之對
音然與本紀又雜出紀云克烈部札阿紺孛來歸札
阿紺孛者部長汪罕之弟也札阿紺孛卽札合敢不
此二女据卓沁台傳則是俘得据祕史則是來降當
是王罕敗後勢窮獻女求盟耳

爲那般將札合敢不的百姓不曾教虜了。

太祖再於巴歹乞失里黑二人行將王罕的金撒帳並

鋪陳金器皿及管器皿的人盡數與了。

又將客列亦惕汪豁眞姓的人

汪谿真姓卽汪古惕也前文七卷及本卷後文均有

汪古惕種語

就與他兩個做宿衛的教帶弓箭飲酒時又許他喝盞

按輟耕錄曰天子凡宴饗一人執酒觴立於右階一

人執拍板立於左階執板者抑揚其聲贊曰幹脫執

觴者如其聲和之曰打弼則執板者節一板從而王

侯卿相合坐者坐合立者立於是眾樂皆作然後進

酒詣上前上飲畢授觴眾樂皆止別奏曲以飲陪位

之官謂之喝盞盞沿襲金源舊禮至今不廢諸王大

臣非有賜命不敢用焉幹脫打弼彼中方言未暇考

按卽淇語松蓋
紀聞所云
酒也

求其意

直至子孫行教自在快活。廝殺時搶得財物，打獵時得的野獸，都不許人分。盡他要者。

二人本也客扯連之奴婢，故與豁除屬籍也。

太祖又說一則是他二人救了我性命，一則是長生天護助的上頭。將客列亦惕種人屈下了，得至大位子裏坐久後，我的子孫將這有恩的道理常常知道者。於是將客列亦惕諸姓每都分與眾伴當。

元史兵志有喀喇衛，喀喇卽客列對音。蓋因客列亦部降人編入兵籍也。

那冬就在阿不只阿闊迭格兒地面住了。

下文有從阿卜只合闊帖兒格起去至客勒帖該合

答地行則知此爲王罕黑林左近之地暫時於此過

冬者也。上文四卷有迭列禿口子六卷亦云帖列格

禿口子則此文迭格兒與下文帖兒格皆山之口子

也。山名阿不只阿闊其山口坦平可屯紮處矣。

王罕桑昆父子二人罄身走至的的克撒合勒地面渥

坤水處。

案元史太宗紀九年春獵於揭揭察合之澤憲宗紀

三年帝獵於怯蹇义罕之地元史語解於此兩文均

改爲齊齊克察罕是兩地實一名又皆與此的的克
撒合對音此地既有涅坤水則當在王罕所居黑林
之西傍鄂勒昆河之水處也太祖往日從斡難河到
王罕黑林止言土兀刺河不言鄂勒昆河此必一度
土拉河卽到不煩更度鄂勒昆河故耳此次太祖襲
破王罕自東而來王罕父子敗走必望西而遁當度
鄂勒昆河此河之東有地名的的克撒合勒也考元
太宗建宮殿於和林以後兩朝皆常獵於齊齊克察
罕知此地在和林之西也涅坤水卽鄂勒昆河對音
水道提綱曰鄂勒昆河原有二一出杭愛山尾南麓

偏西十四度五分極高四十七度東南流曰姑洛河
曲曲二百里南源自西來會南源出鄂爾吉圖都蘭
喀喇山亦作威者伊圖都蘭喀喇山卽大黑山在杭
愛山之南八十餘里源又有一作自北麓東南流曰阿
木勒稽烏林塔河西十四度六分極西十六度八分
亦作烏里雅思他河此地无時屬和林疑烏林烏里
皆和林音之轉也一自東麓東流百里而谷又東百
餘里與姑洛河會始曰鄂勒昆河土曰鄂勒昆河
王罕行得渴了將入去飲水被歹黨哨望的人谿里速
別赤拏住自說我是王罕哨望的人不信將他殺了

本紀曰汪罕出走路逢乃蠻部將爲其所殺案王罕與乃蠻戰敗後蓋自色楞格河以西皆爲乃蠻所奪其始與太祖攻乃蠻時直至合科布多爲界皆王罕地故數千里無梗阻此時在鄂勒昆河便爲乃蠻哨望人所殺職是故也

桑昆此時在外不曾入去以此就往川勒地面去了

唐書曰貞觀十四年侯君集滅高昌以其地爲西州初麴文泰聞唐兵起曰唐去我七千里而沙磧居二千里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安能致大軍乎及唐兵臨磧口憂懼發病卒子智盛出降以其地爲

五真元五

五

西州置安西都護府在屯衛將軍姜行本勒石紀功
按此碑在今哈密北之南山洞內松樹塘上則沙磧
二千里者此卽祕史之川勒矣後文十五卷云川勒
地面無水止有野獸此桑昆所以致渴也以本紀考
之則川勒當是西夏地

至川勒桑昆與伴當闊闊出并其妻一同尋水喫

卽四養子之一也舊在札木合營所得其後當是隨
札木合去又投王罕部下故爲桑昆伴當也四養子
惟孛羅兀勒成四傑次則失吉忽秃忽爲斷事官平
金國古出亦委付與太祖弟斡赤斤惟闊闊出不終

書十人同名者多矣
如以和字爲養子一
亦如大祖凡十五
中國有國、出耶

爲太祖所戮

因見野馬被蠅蟲咬著

劉郁西使記曰有蟲如蛛毒中人則煩渴飲水立死
陳誠使西域記曰塞藍夏閒草上生黑蜘蛛甚小噬
人徧體皆痛六畜被傷者多死

桑昆下馬將馬教闊闊出擊了潛往欲射中間被闊闊
出牽馬走了

本紀曰亦刺合走西夏日剽掠以自資既而亦爲所
攻走至龜茲國國主以兵討殺之按龜茲國今庫車
也

其妻說在前，好衣服，好茶飯，曾與你喫穿。如今正主上如何那般棄了，就立住不行。闊闊出說你不行，莫不要嫁桑昆。其妻說人雖說婦人是狗面皮。

越語曰：雖覩然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婦人從人不尚節義，故有此謗。

你可將這金孟子與他教尋水喫。闊闊出遂將金孟子撇下了，與妻同來。太祖處將棄了桑昆的緣故都說了。元史閔本傳曰：拜住始祖哈里巴封河東公，事王罕。太祖取王汗，收諸部落，引數十騎馳西北方。太祖使人追問之曰：昔與皇帝同事王汗，王汗今已滅，欲爲

之報仇則逆天不祥欲改事帝則有所不忍故避之
遠地以沒吾生耳元史類編不忽朮傳曰祖海藍伯
嘗事克烈部可汗克烈滅太祖遣使招之答曰昔與
帝同事可汗今既亡欲爲報仇則帝乃天命欲改事
帝則心有所不忍遂去莫知所之海藍伯卽哈里巴
對音也桑昆有哈里巴而不用乃與闊闊出爲伍安
得而不亡哉

太祖說這等人如何教他做伴遂將他妻賞賜將闊闊
出殺了

元史朮赤台傳曰朮赤台子怯台怯台子端眞拔都

按此文當賜者
乃開闢出之變
非亦刺哈之妻
此處似宜再加
一二語否

兒太宗時與亦刺哈台戰勝帝卽以亦刺哈妻賜之
按太宗當作太祖若太宗則未及與亦刺哈戰亦刺
哈卽祕史桑昆也蓋黨闡闡出之妻與以桑昆妻配
主兒扯歹之孫同時矣王罕旣亡太祖之國自是與

乃蠻鄰

乃蠻皇帝塔陽的母古兒別速說

元史地理志曰吉利吉思者初以漢地女四十人與
阿速之男結婚取此義以名其地南去大都萬有餘
里相傳乃蠻部始居此長一千四百里廣半之謙河
經其中西北流又西南有水曰阿浦東北有水曰玉

元史曰：乃蠻，古之
也。乃蠻，古之
也。

須皆巨浸也會於謙而注於昂可刺北入於海俗與
諸國異其語言與畏吾兒同廬帳而居隨水草畜牧
頗知田作遇雪則跨木馬逐獵土產名馬白黑海東
青按史文敘乃蠻未南遷之地在今俄羅斯色楞格
河之西岸昂可刺河之上游此爲乃蠻始居若是時
乃蠻建庭在今阿爾泰山乘王罕敗後擴境至於杭
愛今土謝圖汗三音諾顏部皆往日王罕之地而是
時已爲乃蠻得之所以前卷與乃蠻戰以科布多爲
戰場此時與乃蠻戰反在東數千里而以杭愛爲戰
場也魏默深不明其故妄疑元代和林乃乃蠻王庭

蓋讀祕史不熟不知其所緣起耳塔陽元史作太陽
罕源流作達延汗乃蠻王亦難察之子也亦難察死
其子塔陽嗣爲汗

王罕是在前的老皇帝

据此言知王罕盛時乃蠻嘗爲役屬

取他頭來看認得果然是呵祭祀他遂差人往豁里速
別赤處割將頭來認得是王罕於是動著樂器祭祀他
祭時王罕頭笑了塔陽見笑以爲不祥就踏踐碎了有
可克辭兀撒卜刺名字的人說

前擒王罕桑昆妻子百姓者也

死人的頭您割將來卻踏碎了。如今狗吠的聲音又不好
了。在前您亦難察必勒格皇帝曾說

前文有察阿孩領忽之子想昆必勒格又桑昆分付

必勒格別乞將旄纛立起則必勒格者貝勒對音也

我老了這婦人年少

亦難察既稱其妻年少則古兒別速或塔陽之後母

兒子塔陽又柔弱是我禱神生來的久後恐將我多百

姓守不得這般說有來況而今狗吠有將敗的聲音

外蕃喜畜獵犬每有獵獲犬必先知蓋得氣之先者

然則鳴聲或噉殺哀促惟彼地能驗之

夫人古兒別速行的法度嚴峻我塔陽皇帝又柔弱除飛放打獵之外別無技能心性說了。

元史兵志曰元制自御位及諸王皆有昔寶赤蓋鷹人也冬春之交親幸近郊縱鷹隼搏擊以爲遊豫謂之飛放故鷹房捕獵皆有司存。

再後塔陽說這東邊有些達達將在前老王罕。

據此語及後文莫不是達達氣運來了則專以蒙古爲韃靼乃蠻蓋非韃靼類王罕已死桑昆逃西夏亦必僭號故稱曰老王罕。

教筒箭說得走出來死了看來他敢要做皇帝麼道天

詳文達、蒙文並作
忙都
乃蠻人前入色日中
乃蒙古真特

上只有一個日月地上如何有兩個主人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漠北亦有此語

如今咱去將那達達取了其母古兒別速說那達達百姓歹氣息衣服黑暗取將來要做甚麼教遠有者若生得好婦女將來教洗浴了擠牛羊乳呵中有塔陽說那般呵有甚難咱去將他每弓箭奪來

可克辭兀撒卜刺黑聽了塔陽的言語歎息著說你不

可說大話這話你再休說塔陽不聽遂差脫兒必塔失

做使臣去對汪古惕種的主阿刺忽失的吉惕忽里說

汪古惕部舊役屬於客列亦惕部上文云將客列亦

楊汪豁真姓的人與巴歹乞失里二人做宿衛是也
忽里猶曰部長也元文類二十三有閩復撰駙馬高
唐忠獻王闕里吉思碑始祖卜國汪古部人世爲部
長則此部乃卜國之子孫也輟耕錄氏族篇色目有
三十一種而雍古歹居其一則非蒙古族類也此時
王罕已滅而汪古氏宗族來降此忽里之官名曰阿
刺忽失的吉太祖仍命其領彼部族也故曰汪古惕
種的主知忽里爲部長之名者金封太祖爲札兀忽
里故知忽里是蒙古語部長之名本紀曰乃蠻部長
太陽罕遣使謀於白達達部主阿刺忽思卽此事也

這東邊有些達達每你做右手。

翼其煽動客列亦部降人爲內應以助之。

我自這裏起程可將他弓箭奪了。阿刺忽失的吉惕忽里回說我做不得你右手。卻使人去對太祖說。乃蠻的塔陽要來奪你弓箭。教我做右手。我不曾肯從我如今提省你若不隄防。恐來奪你弓箭。

元文類二十三闕復駙馬高唐王闊里吉思碑。卽阿刺忽失的吉惕忽里之曾孫也。碑云亡金斲山爲界。以限南北。阿刺兀思惕吉忽里一軍扼其衝。太祖聖武皇帝起朔方。併吞諸部。有國西北曰帶陽罕者。遣

法代後秘史之
疏兒必搭失即
亮思必答思此
時蓋爲太陽舉
之使者也而碑
以虛忽難爲仿
爲與必史異似
宜加按語以正
其失

使卓忽難來謂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汝能爲吾右
臂朔方不難定也阿刺兀思料太祖終成大事決意
歸之卽遣麾下將禿里必答思齎酒六榼送卓忽難
於太祖告以帶陽之謀時朔方未有酒醴太祖祭而
後飲舉爵者三使還酬以馬二千蹄羊二千角上詔
忠武異日吾有天下奚汝之報天寶鑒之且約同征
帶陽會於某地忠武先期而至旣收帶陽下中原復
爲嚮導南出界垣留居鎮守爲疇昔異議所害詔追
封高唐忠武王

此時太祖正在帖籠延客額兒地面圍獵

本紀作帖麥垓川元史以水名之也圍獵必在山祕
史以山名之也

知了這話就圍獵處與眾人商量多說馬瘦如何可好
幹惕赤斤說

卽太祖弟帖木格也以後均止稱幹赤斤

恁如何推辭馬瘦我的馬卻肥既聽了這等說如何坐
得住

本紀曰皇弟幹赤斤曰事所當爲斷之在早何可以
馬瘦爲辭

別勒古台又說若生時被人將弓箭奪了呵濟甚事男

子死呵與弓箭一處豈不好如今乃蠻恃其國大民眾
敢發大言我可乘此奪他弓箭何難

本紀曰別里古台亦曰乃蠻欲奪我弓矢是小我也
義當同死彼恃其國大而言誇苟乘其不備而攻之
功當可成也

咱去呵他多馬群必安然撇下房屋空了百姓必皆逃
入山林咱如今便可上馬

別勒古台說了成吉思說是自圍獵處回來從阿卜只
合闊帖兒格地面起去

自去冬在阿不只阿闊迭格兒住今從此地起營去

合勒合河乃合入
上拉河之喀喇河
蘇美之合勒河
也

雖異文實一地也帖兒格是此山之口子矣

至合勒合河斡兒訥兀地的客勒帖該合答地行下了

合泐合河斡兒訥兀前文七卷忽亦勒答兒葬處本

紀曰帝駐兵於建忒該山建忒該卽客帖該對音合

答山也山名客勒帖該其地在合泐合河之上蓋今

喀爾喀河南岸是其處

將自己軍馬數了

元史兵志國初典兵之官視兵數多寡爲爵秩崇卑

立千百戶牌子頭

元史兵志曰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

方輿記 卷之
眾寡盡僉爲兵十人爲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鬪
下馬則屯聚牧養長萬夫者爲萬戶千夫者爲千戶
百夫者爲百戶

設六等扯兒必官

扯兒必宿衛官也一作闔里必見元史伯八兒列傳
一作闔利必見西遊記後文十一卷亦作扯兒賓元
史兵志曰宿衛者天子之禁兵也方太祖時以木華
黎赤老溫博爾忽博爾朮爲四怯薛領怯薛歹分番
宿衛夫屬囊鞬列宮禁宿衛之事也用之於大朝會
則謂之圍宿軍用之於大祭祀則謂之儀仗軍車駕

巡幸用之則曰扈從軍守護帑藏則曰看守軍或夜以警非常則爲巡邏軍或歲漕至京師用之以彈壓則爲鎮遏軍六等似卽指此。

都委付了。又設八十個做宿衛的人七十個做散班其選護衛時於千百戶并白身人內子弟有技能身材好者充之。

輟耕錄曰國朝鎮殿將軍募選身軀長大異常者充凡有所請給名曰大漢衣糧年過五十方許出官兵志曰凡怯僻長之子孫或由天子所親信或由宰相所薦舉或以其次序所當爲卽襲其職以掌環衛雖

其官卑勿論也。及年勞既久，則遂擢爲一品官。
又教阿兒孩合撒兒選一千勇士管著。

自忽亦勒答兒死後，遂以阿兒孩代領忙忽惕。

如廝殺則教在前，平時則做護衛。幹歌列扯兒必

卽孛斡兒出之弟，幹歌連。

與忽都思合勒孛。

巴魯刺氏與忽必來同族。

將七十個散班一同管了。

成吉思再說帶弓箭的人并散班護衛廚子。

元史兵志曰：侍衛帶弓矢者曰闊端赤，蒙韃備錄曰：

在左右帶弓矢執侍驍勇者曰護衛兵志曰親烹飪以奉上飲食者曰博爾赤

把門人等

兵志曰司閽者曰八刺哈赤

教日裡入班來至日落時將管的事物交付與宿衛的出去宿者若管馬的守著馬

兵志曰典車馬者曰兀刺赤莫倫赤

宿衛的房子周圍宿守門的輪著門口立至次日抬湯時卻入來管自己的事物每三日一次交換

兵志曰凡宿衛每三日而一更申酉戌日博爾忽領

之爲第一怯辭。亥子丑日博爾朮領之爲第二怯辭。
寅卯辰日木華黎領之爲第三怯辭。己午未日赤老
溫領之爲第四怯辭。

那管的千百戶扯兒必等也各委付了。

鼠兒年四月十六日成吉思祭了旗纛去征乃蠻逆者

客魯連河行了。教者別忽必來

本紀作虎必來哲別

二人做頭哨

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遇著乃蠻在康合兒合山頭哨
望的。

本紀曰太陽罕至自按台營於沅海山今案按台卽
阿爾泰山之對音今謂之杭愛山者也水道提綱曰

西北諸山皆以阿爾泰山爲祖支峯綿亘北漠東爲
杭愛有邑楞格鄂爾渾諸河東南挺爲肯特爲大興
安有黑龍江克魯倫諸水杭愛卽康合之對音也然
杭愛二字又卽古來瀚海二字之對音漢書稱瀚海
又稱大幕漢書注謂瀚海爲沙漠唐人曰沙磧又謂
之莫賀延磧又稱爲大患鬼魅磧五代稱沙陀今謂
之戈壁無復瀚海之自然唐代尙有瀚海都督府之
設卽以沙磧爲古瀚海相沿名之已成漢語此一帶
沙漠最高之山漠北亦沿稱瀚海山北語轉變遂爲
沉海今又以蒙古語翻譯則爲杭愛矣元史沉海二

字於漢語較近也。外蕃輿地所在有之。如唐人稱賀
蘭山蕃語沿之。今爲阿拉善矣。漢書匈奴傳廬胸遼
史沿之名曰廬胸河。元史則變爲龍居河西遊記則
又變爲陸局河矣。凡諸山水旣成漢名再轉蕃音遂
同蕃語。今略考尋史傳釐厥舊名俾碩學通材相說
以解世多博雅或無譏焉。

往來相逐閒被乃蠻人將這裡騎破鞍子白馬的人拏
了。其說原來達達的馬瘦。

本紀曰時我隊中羸馬有驚入乃蠻營中者。太陽罕
見之與眾謀曰蒙古之馬瘦弱如此。今當誘其深入。

然後戰而擒之。

隨後太祖大軍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下了朶歹扯兒必對成吉思說

卽前文四卷命其總管家內人口之多歹也是時設六等扯兒必命爲之。

咱人少遠來可只於此牧馬多設疑兵將這撒阿里客額兒地面布滿夜令人各燒火五處彼人雖多其主輒弱不曾出外必是驚疑如此則我馬已飽然後追彼哨望的直抵大營擊其不整必然可勝成吉思從其言乃蠻哨望的果自山頭看見說只道達達每少如何燒的

火如星般多。就將先拏住得人馬送去對塔陽說達達
軍馬已塞滿了撒阿里客額兒地面了。想是每日增添
只見夜間燒的火一如星般多了。

哨望的去時塔陽正在康孩地面的合池兒水邊

康孩卽上文康合兒合山今杭愛山之對音合池兒
水今阿义河對音也水道提綱曰色楞格河自喀爾
喀西北杭愛山頂之西南大幹諸山發源東北流又
東曲曲百數十里有阿义河南自呼普蘇古兒山之
西北麓東北流來入之北岍有山疑卽元時和林上
都地山水迴合西十四度一二分極四十九度三分

所稱阿义河當卽合池兒水也

聽了這言語使人與他子古出魯克說

本紀太陽罕子屈出律罕卽此古出魯克對音遼史
天祚本紀乃蠻子屈出律卽乃蠻塔陽罕子又元史
抄思傳曰乃蠻其先泰陽爲部主祖曲書律父做溫
則又以古出魯三字爲曲書律

達達每馬瘦燒的火如星般多其人必眾人曾說達達
每剛硬眼上刺阿不轉睛猶云不腮上刺阿不躲避猶云
不膚撓今若與他連兵後必難解見說達達的馬瘦咄教

百姓起了越過金山

元月必尺

金山卽前文六卷之阿勒台山也亦作阿爾泰又作
阿勒坦西域水道記曰漠北大山曰阿勒坦山譯言
金山也山頂極四十八度七分西二十二度二分其
尾極四十六度五分西二十度四分西遊記曰傍大
山西行鎮海相公云乃滿國王亦曾在此爲山精所
惑食以佳饌西南約行三日復東南過大山經大峽
中秋日抵金山東北其山高深谷長坂車不能行
三太子出軍始闢其路乃命百騎挽繩懸轅以上縛
輪以下約行四程連度五嶺南出山前臨河止泊
整搦軍馬誘引著他行比至金山他瘦馬乏了我肥馬

正好然後復回與他厮殺可勝麼道古出魯克聽了這話說那婦人塔陽又是怕了達達每多從何處來多半與札木合一同在這裏有

謂韃靼之族同札木合各分其半時札木合敗後投奔王罕王罕敗後又投乃蠻故有泰赤烏人也

我父塔陽於孕婦更衣處

猶云長於阿保之手也

牛犢喫草處都

不曾到

猶云生於探宮之中也

如今怕了說這等話教使臣卻說將去塔陽聽得兒子比他做婦人說有力有勇的古出魯克厮殺時休將這等勇來弱了其臣豁里速別赤說

本紀作火速八赤

你的父亦難察必勒格在前於同等敵行男子的脊背馬的後勝不曾教見

言有進無退故馬尾人背不使敵人見之

如今你如何又早先怕了早知你這般呵你母古兒別速雖是婦人教管軍呵倒中可惜可克辭兀撒卜刺黑老子

乃蠻名將嘗襲擄王罕桑昆妻子者也戰敗則死故曰可惜

咱軍的法度好生怠慢莫不是達達的氣運來了

達達謂太祖也言塔陽恇怯必敗豈非天命有歸也

此式按塔里連
別亦激太陽接
概與古出魯克
之說正同遂以
致敗恐非先見

歎息說罷於馬上打著箭筒另去了。

祕史言豁里速別赤先見

塔陽聽了那話怒著說人死的性命辛苦的身軀都一
般恁那般說呵咱迎去與他廝殺遂順塔米兒河

會典圖說曰塔米爾河出中左末旗東南山東流南
北合數水經右翼中右旗察罕鄂倫河出其西山東
北流來會又東經額魯特前旗入土謝圖汗部界入
於鄂爾坤河水道提綱曰他米勒河亦曰塔米爾河
有南北兩源南源出杭愛山北麓在鄂勒昆源之西
三澗合而東北流有西北流二水皆會又東北始曰

他米勒河又北而會阿索郭特河皆杭愛以北水也
又東北受諸水又東北與北源會北源出枯庫嶺東
麓在杭愛山西北三百里三澗合而東流又東北會
三水始曰他米勒河又東瀦爲台魯倭池廣數
十里又東流有察罕烏林河自西北來會其南岍卽
布拉干北山也疑卽和甯又東北百數十里而南源
自西南來會又東曲曲百里折而東北百里會鄂勒
昆河此水兩源俱五百餘里始合又二百里入鄂勒
昆自杭愛山以北枯庫嶺以東諸泉皆滙入焉

渡斡兒豁水

卽鄂勒昆河之對音也前文三卷作幹兒洹

至納忽山崖東邊

水道提綱曰鄂勒昆河又東北流折正北循庫庫齊

老台山西麓經西里布里都地之蘇都池東又北受

西來一水折而東北又東經納鄰庫勒墨地南受北

一小水又東北至山麓又東經都蘭哈喇地北出山

有哈兒渾木克河自東南來會山卽庫庫齊老台山

之麓此山自南而北折而東長二百數十里當鄂勒

昆東南岍其東有溫泉今按渡幹兒豁則必在水之

東南有山處爲納忽山崖所在納鄰庫勒墨地似納

庫卽納忽對音

察乞兒馬兀惕地面成吉思哨望的望見乃蠻軍馬成
吉思整治軍馬排陣了自做頭哨教弟合撒兒主中軍
斡赤斤管從馬於是乃蠻軍馬卻退至納忽山崖前緣
山立住成吉思哨望的隨卽將乃蠻哨望的趕至山前
彼時札木合亦在乃蠻處

王罕敗後西依塔陽

塔陽問那趕來的如狼將羣羊直趕至圈內是甚麼人
札木合說是我帖木真安答用入肉養的四個狗曾教
鐵索拴著那狗是銅額鑿齒錐舌鐵心用鑲刀做馬鞭

飲露嘶風，廝殺時喫人肉。如今放了鐵索，垂涎著喜歡來也。四狗是者，別忽必來者。勒茂速別額台四人，塔陽說似那般呵，離得這下等人遠者，遂退去跨山立了。又問那後來的軍，如喫乳飽的馬駒，繞他母喜歡般來的，是誰。札木合說他是將有槍刀的男子，殺了剝脫衣服的兀魯兀惕忙忽惕二種人。塔陽說既如此，可離得這下等人遠者。又令上山去立了。又問隨後如貪食的鷹般當先來的是誰。札木合說是我帖木真安荅，渾身穿著鐵甲，似貪食的鷹般來也。你見麼？您曾說若見達達時，如小殺斃羔兒蹄皮也不留。

北齊書河朔
郡州上天我
二學本此

洪皓松漠紀聞曰北羊有角者百無二三味極珍善
牧者每羣必置羖羝羊數頭仗其勇狠行必居前遇
水則先涉羣羊皆隨其後以羖羝發風故不食原注
云羖羝音古力北人訛呼羖爲骨按羖羝小羊也骨
輒易嚼故可吞噬不留本紀曰札木合從太陽汗來
見帝軍容整肅謂左右曰乃蠻初舉兵視蒙古軍若
羖羝羔兒意謂蹄皮亦不留今吾觀其氣勢殆非往
時矣遂引所部遁去

您如今試看塔陽但說可惡又令上山去立了又問隨
後多軍馬來的是誰札木合說是訶額倫母的一個兒

此數蓋強不知之尤

子用人肉養來身有三度長伸手爲度度約六尺是丈八也喫個三歲頭口披三層鐵甲三個強牛拽著來也他將帶弓箭的人全嚇呵不礙著喉嚨吞一個全人呵不句點心怒時將昂忽阿的箭

昂忽阿人名蓋力士能以強弓射箭殊常故其箭名昂忽阿箭下文客亦不兒語意倣此

隔山射呵十人二十人穿透人若與他相鬪時隔著空野用客亦不兒名的箭射呵將人連甲穿透大拽弓射九百步小拽弓射五百步生得不似常人如大蟒一般名字喚故拙赤合撒兒

拙赤蒙古語大太子也合撒兒太祖同母長弟

塔陽說若那般呵咱可其占高山上去立了又問那後來的是誰札木合說是訶額倫最少的子名斡赤斤

元宗室世系表烈祖神元皇帝五子長太祖皇帝次二朮只哈兒次三哈準大王安四鐵木哥斡赤斤所謂皇太弟國王斡噶那顏者也次五別里古台王案朮只哈兒即拙赤合撒兒斡赤斤即斡噶那顏

他性懶好早眠遲起多軍馬中他也不曾落後了於是塔陽遂上山頂立了

札木合遂離了乃蠻將對塔陽說的話教對成吉思說

塔陽如今聽了我說的話，已是驚得昏了，都爭上高山頂上去，並無廝殺的氣象。我已自離了他，安荅你謹慎者。那日太祖見日色晚，圍著納忽山宿了。其夜乃蠻欲

逃，人馬墜於山崖，相壓死者甚眾。明日擎住塔陽。本紀曰：帝與乃蠻軍大戰，至晡禽殺太陽罕，諸部軍一時皆潰，夜走絕險，墜崖死者不可勝計。明日餘眾悉降。

其子古出魯克因不在一處，得脫身，領些人每走出見軍追及，就依塔米兒河，要劄營不定，又走了。襲至阿勒台山前。

西遊記曰抵金山前至白骨甸地皆黑石約行二百餘里達沙陀北邊頗有水草更涉大沙陀百餘里東西廣袤不知其幾千里古之戰場凡疲兵至此十無一還死地也頃者乃滿大勢亦敗于是遇天晴晝行人馬往往困斃度沙嶺百餘若舟行巨浪然夜行天氣黯黑魑魅魍魎爲祟牛馬乏皆道棄之抵陰山前三百里和州沿川西行西卽鼈思馬大城此大唐北庭東數百里有府曰西涼西三百餘里有縣曰輪台宿輪台之東南望陰山三峯突兀倚天文至回紇昌八刺城並陰山而西約十程又度沙場其沙細遇風

則流狀如驚濤乍聚乍散寸草不萌車陷馬滯一晝
夜方出蓋白骨甸大沙分流也南際陰山之麓踰沙
又五日宿陰山北詰朝南行長坂七八十里抵暮乃
宿晨起西南行二十里有大池方圓幾二百里雪峯
環之倒影池中沿池正南下松樺陰森眾流入峽奔
騰洶湧曲折六七十里二太子扈從西征始鑿石理
道刊木爲四十八橋次及一程至阿里馬城自金山
至此又西行四日至荅刺速沒輦水勢深闊截斷陰
山乘舟以濟至一大山又西行度西南一山至回紇
小城又西南過板橋渡河至南山卽大石林牙其國

王遼後也乃蠻失國依大石盜据其土土馬復振案
此記所言即古出魯克西奔之路塔陽之禽蓋在白
骨旬大沙陀矣

勢愈窮促遂將他百姓盡收捕了此時與札木合一同
有的達達札荅闌札木合同族合荅斤不忽合塔吉後等種也都來

投降了

本紀曰於是朶魯班塔塔兒哈荅斤散只兀四部亦
來降按朶魯班散只兒兩部不見於祕史朔方備乘
曰都爾班山俄羅斯設有卡倫在齊雅爾河西山西
其南與中國恰克圖接界据此則都爾班與朶魯班

爲對音此部正在笈里乞部之北正巴爾忽眞之地
面此爲脫黑脫阿所糾者也又朶奔笈爾干其後爲
朶兒邊氏當卽朶魯班部所自出以朶兒邊氏成朶
魯班部所居之地今相沿稱都爾班山亦可考見矣
散只兀部其源出於孛端察兒之兄不忽禿撒勒只
其後爲撒勒只兀惕姓氏見祕史前文一卷大率諸
部皆札木台糾集欲滅太祖其始稱合荅斤十一部
落其後稱乃蠻十一部落者也王罕旣滅塔陽亦亡
惟笈里乞及乃蠻又竄入回回欽察於是太祖極於
所往竟成混一之美蓋亦有天意焉

三章示身 卷八 三
那裏將塔陽母古兒別速來成吉思說你說達達歹氣
息你如何卻來成吉思遂納了。

案古出魯克於塔陽被戮之日，卽能襲罕。元史稱屈
出律罕者也。塔陽之母有孫成立，計其年紀卽屬後
母，亦當在知命之年，恐非可納。且元史后妃表凡三
十九位，號並無古兒別速。祕史之言似近於誕。尋孟
琪蒙韃備錄云：北使入於彼國，王相見命酒同，彼妻
賴蠻公主及諸姬侍其坐，凡諸飲宴無不同席。諸姬
皆美色，四人乃金虜貴嬪，餘四人乃韃人云。則乃蠻
被擄，乃是公主。其云國王卽太師木華黎，非成吉思。

廷式按前文亦
難察云適婦人
年少注以爲或
塔陽之後母則
太祖納之固無
不可此注似宜

也當由傳聞之誤

那鼠兒年秋

此爲丙寅之前二年太祖是時未稱皇帝鼠爲甲子年也

太祖於合刺荅勒忽札兀刺地面

此今喀喇塔拉額西柯淖爾地也西域水道記曰喀喇塔拉額西柯淖爾三源東源爲庫爾喀喇烏蘇河南源爲晶河西源爲薩爾巴克圖河皆注於淖爾亦曰布爾哈齊淖爾在安阜城北一百三十里極四十四度三十五分至四十六分西三十二度四十一分

至三十三度二十五分東西百五十里南北八十里
周四百餘里冬夏不盈虧屛水於岸自然成鹽伊犁
之境是焉仰給故又曰鹽海庫爾喀喇烏蘇河入自
淖爾之東晶河入自西南薩爾巴克圖河入自正西
其北岸卽塔爾巴哈台境也喀喇塔拉額西柯卽合
刺荅勒忽札之對音兀刺卽水也淖爾卽腦兒謂海

子

與篋兒乞的脫黑脫阿對陣將他殺退追至撒阿里客
額兒地面將他百姓虜了脫黑脫阿同二子忽都赤刺
溫帶幾個伴當走了

忽都五卷作忽都合六卷作忽圖均一人也赤刺溫
後文十一卷亦作赤老溫

初虜蔑兒乞時

豁阿思蔑兒乞種人

前文三卷作兀注思答亦兒

兀孫

前文三卷或作兀孫

將他忽闌名字的女子

后妃表太祖

忽闌皇后守第二鄂爾多

獻與成吉思來時路閒被亂兵所阻當遇著巴阿鄰種
的官人納牙

其源出於巴阿里歹据前文五卷作納牙阿爲失兒
古額禿之子文孝廉廷式云納牙諾延一聲之轉此
官名也其說是矣

按納牙亦那顏
之對音也蓋官
名

答亦兒兀孫說這女子要獻於成吉思納牙說咱一同將你女子獻去你若先去呵亂軍將你也殺了女子也亂了因留住三日一同來獻與成吉思成吉思因納牙留了三日大怒著說仔細問了號令他問聞其女子忽闌說納牙曾說我是皇帝的大官人咱一同將這女子獻去路聞因有亂兵所以留住若不遇著納牙留住呀如今也不知如何且不必問他若皇帝恩賜呵天命父母生得皮膚全有問我皮膚便了納牙也說我只一心奉事主人凡外邦得的美女好馬要獻與主人除此之外別有心呵便死成吉思說忽闌的言語是就那日將

忽闌試驗阿果然不曾被污因此成吉思甚加寵愛將
納牙放了說此人至誠以後大句當裏可以委付
爲十卷封納牙中軍萬戶張本

元朝秘史卷八

元朝祕史卷九

初虜蔑兒乞百姓時將脫黑脫阿子忽都的妻與了斡

歌台

卽太宗英文皇帝窩闊台前文七卷作斡闊台後文

十四卷作斡歌歹

一半百姓反去將台合勒山寨把住成吉思命鎖兒罕

失刺的子沈白領右手軍去攻

本紀曰蔑里乞俄復叛去帝至泰寒寨遣孛羅歡沈

白二人領右手軍往平之又十七年夏避暑塔里寒

寨泰寒及塔里寒皆台合勒三字之對音也

此乃塔里寒寨
凡為平之相及

自去追襲脫黑脫阿到金山住過冬明年春踰阿來嶺去

阿來卽阿林之轉聲也此今汗阿林山朔方備乘曰汗阿林在中國科布多西北乃金山西北大幹隨額爾齊斯河東岸以北者也其山南起科布多境層峯相接山脈向西北行其東麓有亨吉泊其西麓有色爾喀斯喀拉泊又西北有數水出東麓注鄂布河其西麓有大泊曰惹謨斯夸湖湖水西流入額爾齊斯河

適乃蠻古出魯克與脫黑脫阿相合了

本紀曰元年發兵復征乃蠻太陽汗子屈出律罕與
脫脫奔也兒的石河上三年冬再征脫脫及屈出律
汗按屈出律罕卽古出魯克脫脫卽脫黑脫阿之對
音

於額兒的失不黑

本紀曰時斡亦剌部不戰而降因用爲鄉導至也兒
的失河討蔑兒乞部滅之脫脫中流矢死屈出律奔
契丹朔方備乘曰額爾齊斯河源出金山金山爲昆
侖北支最大之幹故額爾齊斯河亦爲正北方最巨
之川也一曰也兒的石河見元史太祖紀一曰葉兒

的石河見憲宗紀一曰也里的失河見武宗紀一曰
額兒的失水見祕史一曰額勒濟斯河見水道提綱
皆此水之異名也西域水道記曰額爾齊斯河二源
一源爲華額爾齊斯河一源爲喀喇額爾齊斯河二
河合爲額爾齊斯河西北流瀦爲宰桑淖爾復從西
北溢爲額爾齊斯河西北流又東北流達俄羅國界
過托穆斯科又過鏗格爾圖喇又過森羅特城又折
而西北流又東北流過狄穆術斯科又過薩馬爾斯
科又東北流與鄂布河合又東北流注北海案不
者水之稱前文四卷幹列該不刺合同例

都兒麻地面根源行

案下文渡額兒的失水則都兒麻在河東可知前文
六卷王罕將脫黑脫阿趕入巴兒忽真脫忽木地面
此卽今俄羅斯託穆斯科對音在色楞格河之西額
爾齊斯河之東蓋託穆河源所出之處故曰根源也
且都兒麻急讀亦卽託穆二字矣朔方備乘曰托穆
河源出托穆斯科城東南山西流三百餘里逕托穆
斯科南繞過城西又西北流百餘里注哈屯河哈屯
河會托穆河又西北流逕格野斯歸城又西北流其
下游與額爾齊斯河會似其地矣

元史也而此阿而忒的斤傳曰帝征太陽可汗射其子脫脫殺之脫脫之子火都赤刺溫馬札兒秃斡十四人以不能歸全屍遂取其頭涉也兒的石河將奔亦都護先遣使往亦都護殺之四人者至與大駝於嫩河廷式乘脫脫非太陽汗子元史

整治軍馬成吉思至其地與他所殺脫脫阿中亂箭死了其尸不能將去其子只割將他頭去

其子忽都及赤刺溫也

人馬敗走渡額兒的失水溺死者過半餘亦皆散亡於是乃蠻古出魯克過委兀合兒魯種去

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有畏吾兒地注云至元二十年立畏吾兒四處站及交鈔庫又有柯耳魯地今案委兀卽畏吾兒合兒魯卽柯耳魯兩處對音本紀太祖四年己巳畏吾兒國來歸卽委兀矣西游記輪台縣又歷二城至回紇昌八刺城其王畏午兒率眾

部族及回紇僧遠迎回紇畏午皆委死對音則其部族在昌八刺城蓋卽元志西北地之彰八里也

至回回地面垂河行

垂河卽今吹河注見前文五卷元史速不台傳曰丙子帝會諸將征滅里吉部速不台請行帝許之選裨將阿里出領百人先覘虛實速不台戒之曰汝止宿必載嬰兒具以行若挈家逃者滅里吉不設備大軍至蟾河與戰獲其二將部主霍都奔欽察按蟾河卽垂河之聲轉霍都卽忽都合勒之對音又雪不台傳太祖十一年戰滅里吉眾於蟾河追其部長玉峪大

三傳元史 卷七
破之遂有其地

與合刺乞塔種的人古兒罕相合了。

本紀所云屈出律奔契丹卽此也乞塔卽契丹之聲
轉此古兒罕卽西遼主葛兒罕注見前文五卷也讀
史方輿紀要曰乃蠻在蔥嶺西南今按乃蠻當在金
山顧氏云云乃古出魯克竄西遼以後其國在今塔
什干故也西遊記曰陸局河又四程西北渡河有故
城基址若新或云契丹所建旣而地中得古瓦上有
契丹二字蓋遼亡土馬不降者西行所建城邑也又
言西南至尋思干城萬里外回紇國最佳處契丹都

焉案記云云卽此古兒罕地西使記曰過亦堵兩山
間土平民夥溝洫映帶多故壘壤垣問之蓋契丹故
居也計其地去和林萬五千里而近按此亦西遼也
元史蜀興愛里傳初爲西遼闊兒罕近侍其云闊兒
罕卽此古兒罕矣

茂兒乞的忽都合勒赤刺溫過康里欽察種去了

今俄羅斯地也後文十三卷稱康鄰十一部落卽此
元史不忽木傳曰世爲康里部大人康里卽漢高車
國也欽察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有欽察有斡羅
思後文十四卷又作乞卜察十一種百姓欽乞亦聲

轉也。元黃潛康里氏先塋碑云：康里古高車國也。我太祖皇帝親征而略其地，其國之近屬有二孤子曰曲律、曰牙牙。其母古麻氏賢而有識，以二子置褚中，負以橐駝而來朝。則太祖已賓天，乃獻於太宗曰：此吾國之遺胤也，不可辱於奴隸。敢以來歸。幸它日爲天子使，上憐而撫育之。憲宗御極，二子召入宿衛，領昔寶赤扈從伐宋。母回康里而復來。世祖入正大統，給以土田，俾居興和天城之大羅鎮。母後以子牙牙貴，追封雲中郡夫人。牙牙贈功臣，上柱國，追封雲中王。元史土土哈傳曰：曲出徙居西北玉里伯里山，因

以爲氏號其國曰欽察其地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
極短日暫沒卽出曲出生唆未納唆未納生亦納思
世爲欽察國主太祖征蔑里乞其主火都奔欽察亦
納思已老其子忽魯速蠻遣使自歸於太祖而憲宗
已叩其境其子班都察舉族迎降元虞集句容郡王
燕帖木兒碑曰欽察之先武平北折連川按答罕山
部族也後遷西北卽玉黎北里之山居焉土風剛悍
勇而善戰自曲年者乃號其國人曰欽察爲之主而
統之曲年生唆未納唆未納生亦納思太祖皇帝征
蔑乞思火都火都奔亦納思遣使諭取之不從及我

師征亦納思口不能理其國歲丁酉亦納思之子忽魯速蠻自歸於太宗而憲宗受命帥師已至其國忽魯速蠻之子班都察舉族來歸從討篋乞思有功云云卽其地也

成吉思也回至老營此時沈白攻破古合

勒寨卽本紀之秦寒

寨詳見上將蔑兒乞百姓盡行殺擄了又先投降的蔑兒乞在老營內反了被在營內家人戰勝成吉思說教他在一處他又反就教各人盡數分了

那牛兒年

太祖稱帝前一年也歲在乙丑

成吉思遣與速別額台一個

鐵車致襲脫

黑

脫阿的子忽都等去對說他與咱廝殺

敗著走出去了。如帶套竿的野馬，中箭的鹿，一般有翅
飛上天，呵！你做海青，拏下來，如鼠鑽入地，呵！你做鐵鍬
掘出來，如魚走入海，呵！你做網，撈出來，又說你越高山
涉大河，可趁軍每的馬足未瘦，行糧未盡時，先要愛惜
路閒，不可輕易圍獵。若要因獵做行糧，呵！也要斟酌著
馬的鞦，并鬧環，不許套上。如此則軍每不敢走馬。若有
違號令者，我認得的，便拏將來，不認得的，就那裏典刑
了。可謹慎者，若天護助，將脫黑脫阿子，每拏住呵！就那
裏殺了者，再說當初我小時，被三種殘兒乞拏我，將不
兒罕山繞了三遭，這般有仇的百姓，如今又發言語去

了我欲教你追到極處所以造與你鐵車你雖離得我遠如在近一般行呵天必護助你

乃蠻蔑兒乞被成吉思收捕之後札木合在乃蠻處百姓也被陷了只有五個伴當同做劫賊因上倘魯山去倘魯山卽唐麓嶺亦作湯努山元地理志曰謙州在謙河西南唐麓嶺之北居民數千家悉蒙古回紇地沃衍宜稼水道提綱曰自阿爾泰頂東北大幹經千一百餘里又東百里爲湯努山甚高太西十八度三分極四十九度四分至五分

殺了一個獬羊燒喫喫聞札木合說誰的兒子今日將

獐羊殺了燒喫說後五個伴當將他拏了送與成吉思
札木合令人對成吉思說黑老鴉會拏鴨子奴婢能拏
主人老鴉爲人所賤
惡以喻奴婢皇帝安荅必不差了

言必有以處決不令政刑倒置也

成吉思說自的正主敢拏的人如何留得將這等人并
他子孫盡典刑了著於是教當札木合面前殺了卻使
人對札木合說我先曾教你做一隻車轆你分離去了
如今既又相合可以做伴但忘了時其提說睡著時其
喚省在前你雖另行卻是我有福有吉慶的安荅若真
實廝殺時你卻自的心痛有來我初與王罕廝殺時你

將王罕的言語說與了我是第一次有恩於我及與乃蠻
廝殺你以言語將乃蠻驚動又是一次有恩於我將這
言語對札木合說知道者

欲其知感而降也王罕事在前文七卷乃蠻事在八
卷

既說罷札木合說咱年少做安荅時不可消化的飲食
曾喫謂歌不可忘的言語曾說謂盟因人將咱離間所
以分離了想起在前說的言語自羞面不敢與安荅相
見如今安荅欲教我做伴當做伴時不曾做得伴如今
你將眾百姓收了大位子定了無可做伴你若不殺我

呵似衣領上蝨底衿內刺一般反使安荅日間心不安
夜閒睡不穩。

蟣蝨在虜芒刺在背使人不安。札木合以合縱連橫
之才欲舉十三部之眾除太祖以自王假若得志亦
不能容太祖於卧榻終爲韓彭之殖醢耳固已計之
熟矣。

你母聰明你又俊傑弟每有技能伴當每豪傑又有七

十三匹驕馬我自小亡了父母札木合父又無兄弟合

安止一子妻好說長話婦有長舌蒙古亦有此語此似伴當

不中倚仗爲這般所以有天命的安荅勝了如今恩賜

教快死呵。安荅得心安。倘又教不出血死呵。謂賜令自盡我

死後於你子孫行。永遠護助也者。成吉思聽了這話。說

札木合安荅。雖是另行。不曾有真實害咱的言語。是可

以學的人。他不肯活。待教他死。占卜呵。又不入。

蒙韃備錄曰。凡占卜吉凶。進退殺伐。每用羊骨扇以

鐵椎火椎之。看其兆。以決大事。類龜卜也。

他又是大名頭的人。

札木合之權略。次於項籍。田橫而勝於袁紹。公孫瓚

無緣故。不可將他害了。

殺之。無名。不足以服其心。

有個緣故你對他說在前搠只每用此二字荅兒馬

刺台察兒前文四卷兩個的馬羣相搶劫的上頭事在

你特地謀反於巴勒渚納地面廝殺注見四卷趕入

我者刺捏地面的狹處前文作教我好生恐愍如今教

你做伴你又不肯雖欲愛惜你性命也不能得了依著

你言語不出血教死者令札木合就那裏不出血死了

仍以禮厚葬了

成吉思既將眾部落收捕了至是虎兒年於斡難河源

頭建九腳白旄纛做皇帝

宋甯宗開禧二年丙寅金泰和之六年也本紀曰元

年丙寅帝大會諸王羣臣建九旂白旗卽皇帝位於
斡難河之源諸王羣臣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蒙韃
脩錄曰成吉思之儀衛建大純白旗以爲識認外此
並無他旌幢今國王止建一白旗九尾中有黑月出
師則張云

封功臣木合黎爲國王命者別追襲古出魯克整治達
達百姓除駙馬外復授同開國有功者九十五人爲千
戶

成吉思說這駙馬并九十五千戶已委付了

元史諸公主表曰元室之制非勳臣世族及封國之

君則莫得尙公主是以世聯戚畹者親視諸王。

其中又有功大的官人我再賞賜他命失吉忽秃忽

前文

四卷作失乞刊忽都忽四養子之一也喚李幹兒出木合黎等去失吉忽

秃忽說李幹兒出木合黎等功多如誰又要賞他我自

孩提到你家內

見前文四卷塔塔兒之役

直至長成不曾離了我功

少如誰如今用甚麼賞賜我成吉思說你曾做我第六

的弟依我諸弟一般分分子九次犯罪不要罰如今初

定了普百姓你與我做耳目但凡你的言語任誰不許

違了如有盜賊詐偽的事你懲戒著可殺的殺可罰的

罰百姓每分家財的事你科斷者凡斷了的事寫在清

冊上已後不許諸人更改

元文類六十七馬祖常撰月合乃碑曰國朝天造之始總裁庶政悉由斷事官元史百官志曰元太祖起自朔土統有其眾部落野處非有城郭之制國俗敦厚非有庶事之繁以萬戶統軍旅以斷事官治政刑任用者不過一二親貴重臣耳元史紀事本末曰太祖時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爲至重之位三公上失吉忽秃忽說我是最小的弟如何敢與眾兄弟一般分分子若恩賜呵於土城內住的百姓與我成吉思說從你自斟酌著要失吉忽秃忽既受了恩賜卻喚孛斡

兒出木合黎蒙力克等教入來受賞賜

太宗紀曰六年以胡土虎那顏爲中州斷事官中州
卽中土胡土虎卽忽禿忽蓋後事太宗朝之恩眷亦
根源於此也

成吉思對蒙力克說你自我幼時作伴到今護助處甚
多無如王罕父子賺我去時事在前卷若不是你止當呵
幾乎陷入深水大火去了我如今想著那恩使我子孫
也如何忘得今後坐時你當在角上坐或一年或一月
議論了賞賜你直至你子孫不絕了

成吉思再對孛斡兒出說我小時有慘白色的驢馬八

匹被賊劫去我襲著宿了三夜與你相遇你便與我作

伴一同襲去又過了三宿將我馬奪回來

事見前卷二你父

納忽伯顏有家財只你一子爲甚肯教與我作伴蓋因

你有義氣在後我又喚你作伴你不曾違了

前文二卷我被

三種蔑兒乞逐入不兒罕山時你又與我一同甘苦

前文

三卷我與塔塔兒於荅闌捏木兒格思地面相抗著宿時

前文五卷正遇著霖雨你欲我歇息披著氈衫立在我上不

教雨漏直至天明脚只卻換了一次這是你豪傑的效

驗

元史博爾朮傳曰戰於火赤兀里博爾朮繫馬腰閒

蹠而引滿分寸不離故處又嘗潰圍於克烈太祖失
馬博爾朮擁帝累騎而馳頓止中野與木華黎張氈
裘蔽帝通夕植立足迹不移蔑里乞之戰以風雪迷
陣再入敵中求太祖不見急趨輜重則帝已還卧車
中聞博爾朮至曰此天贊我也元文類聞復撰廣平
王玉昔碑述其祖博爾朮事與傳略同元文類二十
四元明善忠憲王安童碑曰木華黎諡忠武與博爾
朮博爾忽赤老溫號爲四傑太祖戰失利單走澤中
天大雪忠武與博爾朮張馬韉蔽太祖卧上起視跡
二人之足不移

其餘的事業不可盡說你又與木合黎將合行的事助我教行不可行的事諫我教止所以得到這大位子裏如今你的坐次坐在眾人之上九次犯罪休罰這西邊直至金山你做萬戶管者

程大昌北邊備對曰金山隋唐閒突厥阿史那氏得匈奴北部之地居金山之陽皇輿西域圖志阿勒坦鄂拉爲古金山在庫爾圖達巴西北三百里哈柳圖郭勒發源西南麓其迤東境峯巒層沓亘數百里爲北路名山之冠東爲舊藩喀爾喀蒙古諸部西爲準噶爾部張穆蒙古游牧記曰阿爾台亦作阿爾泰

今作阿勒坦蒙古謂金曰阿勒坦卽古金山也在科
布多城西閭復廣平王碑曰國初官制簡古置左右
萬夫長位諸將之上首以武忠居右東平忠武王居
左翊衛辰極猶車之有軸身之有臂電掃荒屯鼉奠
九土柱天之力競矣

成吉思再對木合黎說咱在豁兒豁納主不兒地面
不兒與必拉對音蒙古稱河也豁兒豁納注見前文
一卷三卷

忽秃刺皇帝卽卷一忽圖刺歡躍的鬍鬚樹下住時天告你的
言語明白上頭我自那裏想著你父古溫豁阿

元黃帝五世
神道碑曰五世
祖木華黎克太
祖皇帝誠克烈
太祖皇帝位以
為左萬戶從破
金入遺燕事征
遼與西諸部按
太師國王

元史本紀卷之

元史木華黎傳曰生時有白氣出帳中神巫異之曰此非常兒也父孔溫窟哇前文四卷作古溫兀阿

對你言語曾說了來為那般如今教你做國王

元史百官志曰太祖十二年以國王置太師一員木

華黎傳曰八月詔封太師國王承制行事贈誓券黃

金印曰子孫傳國世世不絕分引吉刺亦乞烈思兀

魯兀忙兀等十軍及吾也兒契丹蕃漢等軍並屬麾

下且諭曰大行之北朕自經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

坐次在眾人之上東邊至合刺溫山注在五卷你就做左手

萬戶直至你子孫相傳管者

蒙韃備錄曰太師國王沒黑助止有一子名袍阿美容儀不肯剃婆焦只裹巾帽著窄服能諸國語元黃潛拜住神道碑曰高祖李魯嗣國王奉太祖皇帝命攻西夏定河北平山東以功食東平郡贈純誠開濟保德輔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諡忠定此木華黎之子也碑又云曾祖勗都魯從世祖皇帝伐宋追封東平王諡武靖此木華黎之孫也碑又云祖安童事世祖拜尙書右丞相贈太師追封東平王諡忠憲進封魯王考兀都台成宗時以大司徒贈太師追封東平王諡忠簡追封堯王此木

華黎之曾孫元孫也碑又云王諱拜住泰定元年贈
太師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至元三年進封耶王子男
二人長荅刺麻碩理次因牙納碩理文宗賜名篤麟
鐵穆爾此木華黎之來孫耳孫也

成吉思再對豁兒赤說我年小時你曾說先兆的言語
前文與我辛苦作伴那時你曾說我先兆的言語若應
四卷呵與我三十個妻今已應了這投降的百姓內好婦人
女子從你揀三十個

爲後文秃烏惕反張本

再將三千巴阿里種

源出於孛端察兒次子巴阿里歹，豁兒赤卽其後也。

又添塔該

前文四卷作塔該，又作塔孩。

阿失

黑後文十卷作阿失黑，帖木兒札合敵不之。

也。

二人管的阿荅兒乞種等百姓。

前文八卷以一百只兒斤百姓與塔孩把阿秃兒後文十卷札合敢不以二百人與其女亦巴合爲從嫁太祖以亦巴合賜主兒扯歹，留阿失黑等百人做遺念。此二人所管百姓所由來也。阿荅兒乞卷一前文作阿荅兒斤，其源出於合赤溫之子阿荅兒歹。

湊成一萬你做萬戶管者，順額兒的失河水林木內百姓地面。

異域錄曰額爾齊斯河沿途俱林藪有杉松馬尾松楊樺榆叢柳櫻菓沿額爾齊斯河岸皆塔塔拉人居住閒有田畝

從你自在下營就鎮守者凡那裏百姓事務皆稟命於你達了的就處治者